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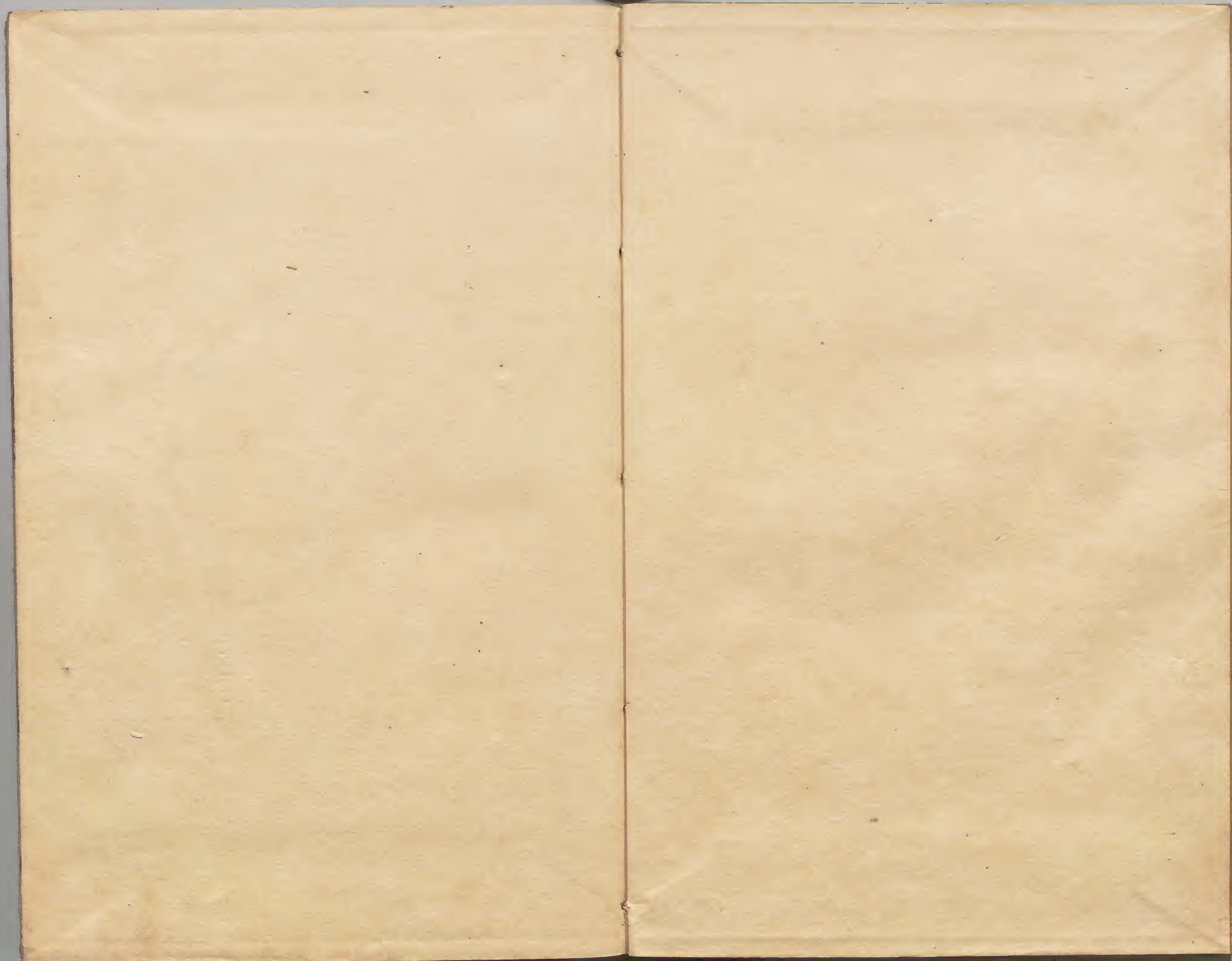
中庸九經衍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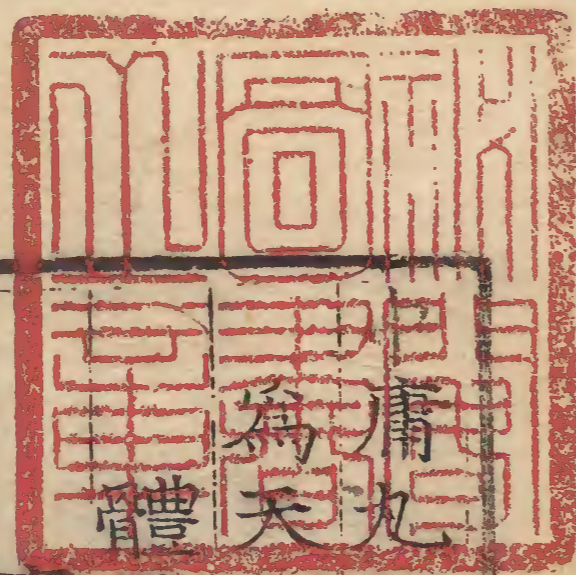
別

廿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6569
冊數	28 (21)
函號	245 1







經衍義別集卷之五

下國家之要

天道五

廣好生之德

虞書皋陶曰帝德罔愆也過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罰不及嗣賞也遠及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常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朱熹曰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

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

而世疎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

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又曰觀臯陶論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

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也
真德秀曰有罪而殺國之常典然有可以殺可以無殺者與其殺之而濫及無辜寧姑宥之而有虧常典聖人之心惟恐殺一不辜以傷吾天地之仁此所謂好生之德也惟帝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故其民亦自愛其生無復

犯有司之法者詳味洽之一辭則其沈涵漸漬入人之深豈一朝一夕之力哉

史記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君王何為痛之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

臣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有欲其君長乎民而

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而已聖人既受天命而任元后之責則其視四海之民皆如我之赤子也保育慈愛匡直輔翼何所不至使天下之人於變時雍父子子兄兄弟第夫夫婦婦而各遂其生養之樂者此堯舜之心也堯舜之民未有悖於堯舜之心者今乃不順道而至於陷罪將欲釋之也則有違天討有罪之義將欲刑之也則不忍於父母慈愛之心此禹之所以痛惻而悲泣也嗚呼後之人主有能體禹之心

而臨民庶幾不虧其天職矣

湯出見人張網四面而祝之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意盡之矣乃去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歸之者四十餘國

臣按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是皆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蓋人之與物貴賤雖殊而同稟天地之

理氣故張載以爲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聖
人仁愛之心由親而及民由民而及物自
有不能已者是心流通普遍無物不被則
覆載之中飛潛動植莫不各遂其性和氣
充浹而瑞慶至矣此乃贊化育參天地之
事也然人之於物也亦有不得已而取之
者如奉祭祀供賓客之類故聖人又爲之制使取之
有時用之有節而不忍之心常施於見聞
之所及仁之至義之盡也後世山澤漁獵
之繁惟務多殺暴殄天物是豈仁人之所

忍視也此成湯所以祝網之意也嗚呼世
衰俗薄人欲肆而天理滅殘暴之徒不獨
暴殄物類而又欲殄滅人類不獨殄滅人
類而又欲殄滅善類爭地以戰殺人盈野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白起之於長平項籍
之於新安坑降卒數十萬人略無矜恤之
念曹節王甫之於漢朱溫李振之於唐秦
檜韓侂胄之於宋皆欲盡滅善類或目之
爲黨人或指以爲清流或誣之爲黨逆或
斥之爲僞學草薶而禽獮之一網打盡嗚

呼其亦不仁甚矣禽獸亦不可殄滅而况
於人類乎人類亦不可殄滅而况於善類
乎夫人者天地之心善類天地之紀乃欲
殄而絕之天豈不厭乎臣感成湯祝網之
仁而有念於衰世之事故及之惟

聖明深省焉

武成

周書篇名

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啟四月哉始

生明

日也

王來自商至于豐文王舊都偃武脩文歸

服馬于華山之陽南山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不

臣按樂記曰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不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

不復服車甲衅與鬻同也而藏之府庫倒

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

兵也嗚呼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心天

地之心也兵者凶器也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用兵豈聖人之心

乎聖人予伐之舉盖亦體天地生物之心

以除其不仁者而已武王克殷之初歸馬

放牛示天下不復用兵聖人之本心於此

可見後世有既得天下不能休兵息民乃
復役瘡痍之民窮兵於四夷使萬姓肝腦
塗地秦始皇伐胡隋煬帝唐太宗或遂致
天下離叛率以喪亡者有矣秦隋嗚呼其亦
不仁甚矣

通鑑沛公入秦悉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
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當王
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
抵罪餘悉除去秦法諸吏民皆按堵如故

臣按孟子不嗜殺人之言至是乃驗矣秦

之暴虐甚矣天人之厭亂極矣是時沛公
乃能代虐以寬以昭予伐之義天佑人歸
不亦宜乎

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
之文帝元年詔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
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
同產坐之朕甚不取其議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丘濬曰虞廷罰不及嗣周室罪人不孥秦法
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仁暴之心既殊國祚
所以有長短之異也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

秦人之苛刑漢祚之延幾於三代未必不基
於斯又曰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
無餘刑也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於妻
子同產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
也況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猶
不可又況於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
適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於
絕宗殞祀若推其類而至於義之盡則生女
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
不幾於絕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爲無可憑據

言出於人之口而入於人之耳甚無形迹也
徒以一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
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搖民惑衆或致姦宄
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
著於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
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
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心矣漢
承秦之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
宜哉

孝文時齊大倉今淳子意有罪當刑其少女緹
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
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
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
刑罪天子憐愍其意詔曰今人有過教未施而
刑已加欲改行而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
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欲其復生長不可得何其痛
而不德也豈為民父母之意乎其除肉刑有以
易之

丘濬曰後世以笞華為刑始此夫三代以前

所謂肉刑者墨劓剕宮大辟也至漢初僅有
三焉黥劓斬趾而已文帝感緹縈之言始詔
除之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支
體刻肌膚百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絕其
類者文帝之德大矣

帝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
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幾致刑錯措之風
焉

臣按古之聖帝明王有好生之心而思所
以康濟斯民者必得仁恕君子以任其職

然後可以施其澤焉故虞舜命臯陶作士而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漢文任釋之爲廷尉而刑罰大省幾致刑錯任用之際可不重哉後世專用酷吏嚴刑峻法肆其殘虐以失人心者多矣嗚呼其亦不仁甚矣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續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人血流離刑徒比肩大辟之計歲以萬

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又曰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舍詒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乃下詔曰間者吏用法巧文寢深使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

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置廷尉平秩六百石
貧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每季秋後請讞
罪也用季秋時上幸宣室齊居而決事獄刑號
順天時也為平矣

丘濬曰溫舒之疏始言秦之時正言者謂之
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盛服先生不用於世
忠良切言皆鬱於宵虛美薰心實禍蔽塞乃
秦之所以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兇枉及其
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直言開天下之口廣
箴諫之路省法制寬刑罰結之大意謂秦之

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
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過過者為誹謗
妖言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
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
之言于定國為廷尉乃奏以為妖惡言大逆
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
為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
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之
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
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朝苟有革心猶足以

善其後惟殺諫者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鑒之哉

臣按孝宣雖稱賢明之主而實好刑名之學用法慘刻故溫舒之論及此帝爲之感悟置官以平之齋居以決之亦可謂善聽忠言者然其爲治終雜以霸王之道而未免有刑餘周召法律詩書之譏至於趙蓋韓楊之死尤不厭衆心豈非無窮理立誠之學而然也歟

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

此宣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丘濬曰漢世人君宣帝最爲苛急然猶下此詔且謂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瘦死獄中今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瘦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爲殿最噫居宮殿之中而思圜圜之苦處清閑之地而念困阨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祐之哉漢去古不遠所行多仁

政然當是時趙蓋韓揚之不得其死人皆歸
咎於帝之苛急及觀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
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
國不能擴充其善心而引之當道豈不可惜
哉

魏孝文以有罪徒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
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
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
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
善之遂除其制延興中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

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
自今非謀反大逆罪止其身

立濬曰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禍延一
家而且及其且族妻族焉崔挺茲言其仁人
之言哉秦儻再世而亡博陵之崔世為北朝
大族至於唐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太和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臣按大學論平天下之道而首言上老老
而民興孝孟子論王道之要而又言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蓋為治之道莫先於此魏

文詔犯死刑而無他子旁親者以聞蓋將
議而宥之宥一人使之終養而千萬人勸
於孝豈非仁君之至德要道乎今
大明律文有存留養親之法蓋亦取魏文
之羨意以爲千萬世

聖政之本乎

梁武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悅或謀
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

臣按天有陰陽陰慘陽舒二氣流行而萬
物以之生成聖人之道法天而已矣其政

雖曰本於仁愛而亦必有義以制之立刑
法懲奸慝而使民歸於正如有罪大惡極
天理所難容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
則聖人亦不得而私之故紀綱立而教化
行奸宄息而天下平此所以仁義並行而
不悖也梁武不達聖人之道而溺於釋教
每斷重罪終日不悅近乎仁矣或謀反逆
事覺泣而宥之失其義矣其致亂亡宜哉
天監中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詔織官文錦不
得爲人獸之形謂其裁剪
有乖仁恕

尹起莘曰天道好生而惡殺然祭天必用牲
牢若宗廟止用蔬果則古人廟祀之典皆可
廢矣梁武溺於寂滅之學遂至罷宗廟之血
食書之于冊不待貶黜而其失自見

臣按梁武崇信釋教不以生類為藥不以
犧牲為祀不以仙人為獸之形為衣可謂
慈愛之至矣然一有利取國之心至弑二
君而不恤至於蒼生性命豈為數比而連
年用兵所殺不知幾何浮山築堰漫灌敵
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是不忍於禽獸

而忍於吾民也是亦可以為仁乎

唐太宗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
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
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
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之撤樂減膳
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
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
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
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
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

真德秀曰唐繼隋者也隋文任法之峻如彼而太宗用刑之寬如此隋甫再傳而失天下唐之享國幾三百年天於仁暴之報亦甚明矣

太宗時有犬入者不加罪帝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在上不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止矣太宗悅從之自是

斷獄平允

丘濬曰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此就人君言之耳為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之寬急而為之輕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執德不回守法不撓是以為人上者常存寬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惡之幾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觀望也

太宗常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稍涉疑似悉令斬之凡二千餘人大理丞張元

濟恠其多訟尋其狀唯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
竟不敢執奏盡殺之太宗曰此豈惟煬帝無道
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宜誠之
丘濬曰太宗無事時與群臣論獄魏徵論及
隋煬之無道殺人而太宗責臣之不忠且曰
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噫隋之君臣如此所以
亡唐之君臣如此所以興後世人主不可不
知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償死
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

讀虞書歎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
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刑措也故自開寶
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丘濬曰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世憲網之密
亦有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
主讀書每每得之於心而見於施行如此則
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
卒復矣此二君者皆可以爲萬世帝王讀書
之法

太祖命曹彬伐唐戒之曰切勿暴掠生民務廣

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惡擊也又曰城陷之日須無殺戮設若困鬪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捷書至群臣稱賀帝泣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恤之

富弼曰太祖之愛民深矣平一方而不為喜蓋念民無定主當亂世則為強者所脅及中國之盛反以兵取之致有橫遭鋒刃者遂至於感泣也推是仁心而臨天下宜乎致太平之速也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隱微嘗親錄繫囚至日盱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自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係

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爲常後世
遵行不廢

丘濬曰太宗謂若以尊極自居下情不能自
達非但刑獄一事爲然也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
所上案牘勿復公遣鞫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
二十人並以京朝官充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
就鞫獄辭日上必臨遣諭旨曰無滋蔓無留滯
或賜以裝錢還必召見問以所推事狀著爲定
令

丘濬曰宋於法司常員之外專置官以閱天
下所上案牘及推勘大獄臨遣必諭旨優賜
竣事又召見請問人君留心獄事如此奉命
以推治者其有不盡心者乎

太宗嘗畋近郊因以閱武時禁盜獵有衛士獲
麋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
而輕人命釋之也曰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
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
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德勿
復以鷹犬來獻

臣按太宗推仁民之心以及於物可謂德之厚矣獨於親親之道有所未盡一弟一姪尚不能保豈非於其所尊者薄歟仁宗天聖四年詔曰朕念生靈之蕃抵冒者衆法有高下情有輕重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勿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坐罪者審刑院點奏率以是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所牽制讞者多得減死

立濬曰罪而至於死死則不可復生矣法官明知其人之不應死而其所犯者罹于死之刑遂加以死刑焉是何也拘於文而恐爲有司舉駁故也仁宗此詔可爲後世法帝仁恕愛民大辟疑必讞上所活歲以千人嘗曰朕未嘗詈人以死况敢濫刑語近臣曰昨因不寐而飢思食燒羊曰何不取索曰志遂爲例可不忍一夕之飢以啓無窮之殺此使言高麗職貢踈今欲加兵帝曰此只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加兵王子未必能誅且屠戮百姓卒寢兵

臣按五季之君惟務殺戮糜爛生民禍亂極矣宋太祖受命以仁厚開基混一區宇不忍殺一無辜至誠惻怛或至於感泣太宗仁宗繼之政尚寬簡仁民愛物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延及夷狄禽獸亦莫不各安其所各遂其性雖三代之治無以加此矣嗚呼三君仁愛一念足以啓三百年基圖之永孟子言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詐不信哉

神宗諭執政曰人主動作不當有欲以害政漢武至不仁以一馬之故勞師萬里侯者七十餘人視人命如草芥所以戶口減半也人命至重天地之大德曰生豈可如此又曰有政教則豈特人得其所鳥獸魚鼈亦咸若如數罟不入汚池則魚鼈亦得其生長矣

臣按神宗答漢武窮兵多殺此仁者之言也而未免躬自蹈之熙寧元豐之際用王安石呂惠卿計開邊用兵所喪士馬不可勝計而至於靈州永洛之役死者六十餘

萬遂至於臨朝慟哭雖悔何益哉是以古
之聖王有好生之心者必慎用刑而尤重
於用兵蓋用刑不慎則枉濫多而無辜含
冤矣用兵或輕則兵連禍結而萬姓肝腦
塗地矣由是而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
馴致危亡之禍者多矣宋儒蘇軾之言曰
大兵大獄漢唐所以滅亡之兆後之人主
可不戒哉

哲宗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蛄說書程頤請
之曰有是乎上曰有之誠恐傷之爾頤曰願陛

下推此心以達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
退上忽起憑闌戲折柳枝頤進曰方春發生不
宜無故摧折上不悅

臣按程頤告哲宗之言即孟子告宣王之
意也蓋君道以至誠仁愛為本居君位之
尊視昆蟲禽獸之微亦有不忍之心則其
仁可知矣推此心以達四海則覆載之中
群黎品彙咸被其澤矣安有一物之不獲
其所乎二君有是心而不能推之天下可
勝惜哉

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來重失入之罪所以恤
刑紹聖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則是一
歲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即抵重譴夫失出臣
子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請罷理官失出之
責使有司讞議之習務令忠恕從之
丘濬曰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
此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意也後世失
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問以爲賊是
以爲刑官者寧失入而不敢失出蓋一犯賊
罪則終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無後

患故也

理宗時程秘進讀三朝寶鑑奏曰藝祖受命之
初與三軍約不許殺戮一人自後聖聖相承守
爲家法上曰祖宗以仁立國朕當以仁守之
臣按拓宗有愛物恤刑之心而罷理官失
出之責理宗慕藝祖仁厚之德而思不墜
祖宗之家法可謂有仁心仁聞而知所以
守成之道矣然虞舜有好生之德而汲汲
於任賢替不肖者蓋必如是而後吾之好
生之心得以下達而天下被其澤矣如或

任用匪人奸邪亂政聰明日蔽於上而暴政日布於下則仁澤何自而及物乎哲宗雖有仁愛之心而寵任章惇蔡京毒害忠正破壞天下卒兆裔夷之禍理宗雖欲遵祖宗之家法而崇信史彌遠賈似道引進司類競為苛酷殘民蹙國以促滅亡之勢惡得為仁乎蓋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君子在位則引君當道而志於仁故澤流於民物小人得志則導君以殺戮而務快私憤以張其威勢故禍及於宗社此理勢之必

然也故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至哉斯言後之人主可不知所鑑戒哉

漢刑法志曰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載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古人有言曰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嚮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為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獄二千餘所其寔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所以未

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禮教不立刑法
不明民多貧窮豪傑務私姦不輒得獄犴不平
之所致也書曰伯夷降典愆民惟刑愆知也言伯夷降下
禮法以道人使習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
知禮法然後用刑水也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
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濫豪傑擅私爲之臺亭竄
有所隱則狃而寢廣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
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
罪未矣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
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獄

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
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憎人欲殺之利在
於人死也今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

丘濬曰班固此言非獨漢世治獄之失後世
之獄類此亦多矣所謂伯夷降典愆民惟刑
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深得帝王爲
治禮刑先後之序其間向隅悲泣之喻鬻棺
利死之譬皆痛切人情深中事理人主萬幾
之暇以其言與前書所載路溫舒之疏並觀
寧能不惕然於心乎其所謂今之聽獄者求

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請合而
言之曰聽獄者當於殺之中而求其生求其
生而不可得然後殺之有可生之路則請以
讞焉罪疑從輕可也不疑然後殺之如是則
獄無不得之情世無寃死之鬼矣

陸贄言於德宗曰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
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
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
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寧人人自遂家苟
寧矣國亦同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

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
之術躋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
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
及今亦未之有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
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同其生則上下之樂
兼得矣聖王知安者人之所利而已亦利之故
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邵雍曰中原
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
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
降漢唐爲盛秦界于周漢之間矣秦始盛于穆

公中于孝公終于始皇兵瀆宇內血流天下吞
吐四海庚革今古雖不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
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得非用法太酷殺人
之多乎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
周之好生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以義秦之好殺
也以利而楚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
義而漢且不及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
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
惡而已是知善也者無敵于天下而天下共善
之惡也者又無敵于天下而天下亦共惡之天

之道人之情又奚擇乎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
而已

邵伯溫曰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
好殺者亡好生者天佑之人愛之好殺者天
怒之人惡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
而廢天之興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
已

又曰古今之時則異也而民好生惡死之心非
異也自古殺人之多未有如秦之甚天下安有
不厭之乎夫殺人之多不必以刃謂天下之人

無生路可移也而况以刃多殺天下之人乎
邵伯溫曰得民心以仁失民心以不仁仁者
好生不仁者好殺以虐故殺之以白刃殺之
其殺一也然白刃之所殺猶有能免者虐政
之所殺則無所逃矣故虐政甚於白刃也己
殺之使人殺之其殺一也已殺之所殺猶寡
使人殺之則所殺衆矣故使人殺之甚於己
殺之也使人殺之謂以虐政殺之也以虐政
殺之者天下之人無生路可趨也故虐政甚
於白刃也又况既以虐政殺之而又加之以

白刃殺之耶于是時也天下之生靈墜于塗
炭可知之矣

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也揚時曰
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案法定罪而不敢
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主得
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特旨
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人主失仁心矣
又因論特旨曰此非先王之道先王只是好生
故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爲天子豈應以殺
入爲己任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故

曰國人殺之也謂國人殺之則殺之者非一人之私意不得已也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爲德有司以執法爲公則刑不濫矣若罪不當刑而天子必刑之寧免於濫乎然此事其漸有因非獨人主之過使法官得其人則此弊可去矣

以上廣好生之德

中庸九經衍義別集卷之五

